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七十二回 二龍哨探西海岸 王爺兵伐湘江口

詩曰：江南好風景，醉眼認依稀。 銜尾水鳧小，潑鱗霜鰓肥。

遠波停客思，疏影淡征衣。  
回首苔溪夢，何時隱釣磯？

馬成龍在船上一瞧，一片水花兒滾滾，自己又害怕，見王天龍換好了水衣水靠，頭戴分水魚皮帽，日月蓮子箍，油綢子窄袖兒短汗褂，油綢子底衣，水襪子帶底兒。只見他把三節鉤鏢槍擱在旁邊，那王天龍叫水手開船，拿出來了一壇酒，與成龍喝著酒，有幾碟涼菜。只見那水手撒跳板，蕩槳搖櫓，風篷，飄蕩蕩直奔那大江當中，望西海岸進發。

王勇喝著酒說：「馬大哥，咱們哥兩個，我今天有一件事，要領教哥哥。在營內當著好些個人，我也不敢說，今天我故意叫你同我探賊，你瞧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我之口，入你之耳。你也別推辭，千萬你要傳授傳授我。我聽我山寨內有一個白面閻羅張大虎，他說過你在黃河岸野茶館練過『棗核拳』。他說你這拳腳有三十六路招兒，一招分十手，你練練，我學學，咱們哥倆今天開開心。」山東馬一聽，說：「你這是罵人哪！我哪裡會什麼『棗核兒拳』，我是與他鬧著玩來的，不知他如何告訴你，我實在不會，你不必如此了。」王天龍說：「那可不成，你這個人要不會能耐，如何成得了這樣大的名。天地會聞你之名喪膽，望影心驚，你這個人真厲害！你不練不教給我，我就打你，打急了之時，你就動手了。要不然，你也不肯動手，善於教給我。」說罷，揮拳就打，照著成龍臉上就打一掌。成龍說：「你別鬧了。」王天龍又是一掌，正打在成龍的脊背之上，一連七八掌，把山東馬打急了，成龍說：「你這混帳東西，是期負我！」一伸手把那大環金絲寶刀拉出來，說：「王天龍，你是期負我，我必不能與你善罷甘休！」說罷，掄刀就刺。王天龍望江內就跳，馬成龍說：「不好，他要尋死，快救人！」只見王天龍從水內出來說：「你別急了，我不跟你鬧了。」跳上船來，給成龍賠罪。二人正說話之際，成龍一瞧水面之上直冒水泡兒。成龍說：「那是什麼緣故？」王天龍說：「那是元魚，我常下去捉拿那個東西。」

正說之際，只見前面水裡頭水花兒直轉。王天龍說：「不好，裡邊有水賊，我下去瞧瞧，他是怎麼個緣故。」手提三節鉤鏢槍，跳入水內一瞧，從正西有一百多名水手，為首有一個水賊率領，懷抱加鋼蛾眉刺兩把。王天龍在水內能睜睛識物，瞧見那邊賊人，他就一擰鉤鏢槍，照著那為首的賊人分心就刺。那水寇一擺蛾眉刺，望旁邊一閃身，把他身背後的一個水卒刺死。那賊人的兵刃也來刺王天龍，二人在水內一往一來，正動手之際，那水寇一鑽身，望水上一鑽，用蛾眉刺貫頂就刺。

書中交待，在水內動手，會使刀的也是照著人刺去，要想掄刀刺那是不成，水力甚大。閒言少敘。王天龍與那水寇行上就下，也有露出腦袋的時會，二人在水上動手，也有在水底下的時會。馬成龍一瞧，說：「好傢伙，了不得了！我得幫個忙兒。」自己腰內永遠帶著一個啞壺兒，他想要拿那啞壺兒，照著水寇的腦袋就打。旁邊有水手說：「別打，別打！打了賊可以，打了我家主人，那還了得！」山東馬說：「你別管我！」瞧著賊人就是一啞壺兒。只見那邊賊人從水內鑽出頭來，成龍要打，又下去了，王勇又上來了。成龍等夠多時，只見賊人又從水內望上一鑽，山東馬說：「好傢伙！」賊人一回頭，被成龍一啞壺兒，正打在面門，被王天龍拿住，扔上船來。天龍又下去，照著那些個水卒一槍一個，斃死不少。也有逃走的，也有死於水內的。

王天龍上船，見山東馬正審問那個水賊。原來這個賊人就是當年在黃河掛印逃走的水路道台任永杰。山東馬認的，他是個八卦教，與被殺的盧定河，他們都是一黨。馬成龍問他說：「任永杰，你帶著那些個賊人是從何處至此？說實話！」任永杰說：「你不必多問，我是當年不願意作官，在這海內打魚為生。方才我正在那水裡捉魚，他過去與我動手，我認他是一個水賊，不知馬大人在此。你我原是故人，不可這樣，快把我放開。」成龍說：「把你放開？你別裝著玩了！我早知道你是一個天地會八卦教。你快說，吳恩帶多少賊兵，你是帶多少人，前來出探？你說實話吧！」任永杰說：「我不知道什麼叫天地會，我一概不知。」山東馬說：「來人！你們帶著刀，把這個混帳東西給我一刀一刀的片他的肉，不准過五錢重；如過五錢重，我必要把你等照樣兒用刀片下來。」大家用刀把任永杰給刺死了，山東馬也沒問出口供，說：「把他的死屍扔在水內，喂王八就是。」王勇說：「不必問，咱們走吧。」吩咐開船。成龍在船上抬頭望，前山坡之上起來了一縷青煙，直透九霄。馬成龍說：「那邊是什麼緣故？」王勇說：「那邊那座山是有住戶人家，必然是有磁窯燒窯哪。」

這一隻小船過了幾座山口，頭一天連夜望下走，次日天明到了西海岸。

只聽一聲炮響，旗幟招展，號帶飄揚。正西上有無數的賊兵，旗按八卦，當中有白八卦旗一桿，左右俱是馬隊，當中俱是步隊。有一乘四輪車，是硃砂油漆的，當中坐著一個老道，頭戴八寶魚尾白綾冠，鬚插白鵝翎兒，身穿淡黃色道袍，白綾襪，青緞厚底雲履；背後插陰陽八卦幡，手中擎太阿劍；面如白玉，海下一部銀鬚。前邊有五六個道童，手執金鎖提爐，兩旁站著有四十八員偏將。眾會總一個個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賊隊之內，淨大旗真有一百多桿，飄搖搖的亂擺，有五色的大旗。

王天龍看罷，與成龍說道：「咱們哥兩個通個名姓。」成龍說：「我先通名。」自己高聲說道：「小輩會匪聽真，我是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的人氏，姓馬，雙名成龍，人稱臨敵無懼、勇冠三軍的便是。奉王爺之命，特意前來探賊。」王天龍也自通名。吳恩一聽，說：「我山人在此處，聽有敗殘人回報我知道，說你在泥金崗帶兵把守。我瞧你是一個英雄，為何不知時務？早早歸降山人，作一個開疆展土的功臣，裂土分茅的大將，免遭殺身之害。王天龍，你誑騙我一百萬銀子，我不與你一般見識，你今天早歸降，免得山人動手。」那邊有一個人說：「祖師爺，用陰陽八卦幡，把他們打死就是了。」吳恩一回手，把背插的那一面陰陽八卦幡，用手一晃，一溜青煙直奔王天龍這只船而來。王天龍跳下水內去了。馬成龍說：「不好，」「哎喲」一聲，「撲咚」栽倒了船上。水手把船望回攏，蕩槳搖櫓，風篷。王天龍也自水內鑽出來了，跳上船來一瞧，馬成龍躺在船上直嚷：「好傢伙，好傢伙，了不得啦，要了我的命啦！」王天龍說：「馬大哥，你不必裝死了，起來吧。」馬成龍起來，自己發怔了多時，與王天龍二人說了些個閒話，吩咐回去吧。原來吳恩那一八卦幡未打著成龍，船一晃蕩，成龍嚇得栽倒。船望回走，到了白龍灘見王爺，回說明瞭拿任永杰之故，又把賊人的大隊兵威回了一遍。王爺甚佩服王天龍，說：「王義士，本爵如回都之時，必要在天子的駕前保薦義士，你名垂千古。」王天龍說：「王爺，你不必如此。民子並不為名利，請王爺你急速帶大兵發西海岸，拿獲妖道吳恩。」王爺傳令：「明天備辦戰船，兵發西海岸！」一夜無話。

次日天明，眾人乘坐戰船，順大江直奔獨龍關進發。山東馬與馬夢太二人在一隻船上，二人喝酒。馬成龍一陣兩眼發直，伸手把大環金絲寶刀抽出來，照著馬夢太就是一刀。夢太連忙躲開，躡出船艙，說：「你瘋了！咱們哥倆是拜兄弟，你為何望我拚命？」見山東馬把眼睛一瞪，一陣的冷笑，說：「好個妖道吳恩，我今天把你結果性命！」夢太一瞧，說：「你是真瘋了吧？」見馬成龍一陣的傻笑，打罵夢太，就說妖道。夢太派人去請侯侯爺去。少時，侯爺來到此處，先把馬成龍刀給奪過來，又叫人把他按倒，又給他診脈，說：「老兄弟，他是得的驚嚇傷寒，須得吃兩服藥，發散發散就好了。夢太，你要好好的看著他，我稟王爺得知。」侯爺轉身回稟王爺去了。夢太看著成龍。

這一天，到了西海岸，見此處並無一個賊人，就是剩了一座空營。王爺棄舟登岸，派探馬探賊，自己怕有地雷，是賊人安營之處，俱皆派人刨挖。進獨龍關城，見街上冷冷清清，人煙稀少，就派張廣太署理獨龍關的總兵，留五百兵在此，叫馬成龍就在此處養病。王爺吩咐已畢。只見流星探馬前來稟報說：「賊竄湖北湘江口。」王爺吩咐進兵。

王爺去後，張廣太在總鎮衙門居住，把馬成龍就在書房之內養病，一天比一天重。王爺走後，張廣太給他請人開個方兒，吃了兩三劑藥，又派了兩個人給他伺候茶水，自己每天下教場演兵。那本營的守備姓蘭，名叫秀亭，千總周玉山，把總謝得安，三人俱

是行伍出身。那蘭秀亭是家傳的槍法，本領高強。張廣太甚為愛惜他，要與他學練槍法。蘭秀亭也願意教給他，二人常在一處練。

張廣太到這裡之時，是九月間。過了兩個多月，廣太見成龍好了，又反覆了好幾次。到了臘月間，成龍也好了。臘盡春來，時逢春王正月。成龍雖好了，還不敢給他硬頭東西吃，每天給他一碗小米熬飯，叫他喝粥，成龍本是貪食，吃了就餓，餓了就吃。他叫伺候他的人給他拿好吃的，伺候他的人奉了張廣太之命，不准給他別的吃。那成龍問說：「外邊廚房在哪裡？你去快給我拿點吃的去。」那伺候的出去就不回來了。成龍等急了，自己扶了一根棍兒，到了外邊，他會聞味，找到東院。廚房裡頭刀勺亂響，原來是廣太他今天請蘭秀亭吃春餅，預備好些個菜，先做得了好些個薄餅。成龍扶著拐杖，望裡邊進去，一瞧那邊有好些個菜，把餅拿過來，連那邊鹹肉絲、炒黃芽韭，各樣的蔬菜；他把餅一連五張放在桌上，把菜倒上一卷，拿過來兩三棵大蔥，用手扯碎，也卷在餅內；自己又拿過來一條新連兒繩，把那餅用繩捆上，底下自己拿起就吃。一旁的廚子瞧著，也不敢言語了，跑到花廳上找張三大人。